天台风物

◇张乐之

# 掷地有声《游天台山赋》

陈翥 摄
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,以示范荣期,云:“卿试掷地,要作金石声。”范曰:“恐子之金石,非宫商中声。”然每至佳句,辄云:“应是我辈语。”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后被南朝梁昭明太子编入《文选》第十一卷。《文选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,唐宋时期以诗赋取士,《文选》成为士子的必读书,有“文选烂,秀才半”之称,天台山也随着《文选》的广泛传播而名扬天下。

孙绰,字兴公。东晋著名文人。中都(今山西平遥)人,后迁会稽(今浙江绍兴)。《晋书》记载,孙绰除著作佐郎,袭爵长乐侯。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,补章安令,征拜太学博士,迁尚书郎。扬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。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。转永嘉太守,迁散骑常侍,领著作郎。寻转廷尉卿,领著作。绰少以文才著称,于时文士,绰为其冠。

孙绰居住在会稽,所任职务如章安令、右军长史、永嘉太守,活动范围都在浙江东南一带。孙绰文才既佳,又好山水,从会稽到章安、永嘉路途中的天台山就成为他游历的绝佳处所。唐代开元年间处士李周翰在参与注解《昭明文选》时说,“孙绰为永嘉太守,意将解印以向幽寂,闻此山神秀,可以长往,因使图其状,遥为之赋。”曾见有人选注《游天台山赋》时起首便说,此赋作于孙绰章安令任上,然不知其何所依据。李周翰距孙绰时代有三百多年之遥,他说此赋作于孙绰永嘉太守任上,亦不知其何所依据。孙绰赋序中有“然图像之兴,岂虚也哉”之句,只能说随着天台山声名渐隆,天台山图开始流传而已,并不能据此推断出孙绰未实地游览过天台山。

孙绰在《游天台山赋》中充分肯定天台山的地位,“天台山者,盖山岳之神秀者也……皆玄圣之所游化,灵仙之所窟宅……所以不列于五岳、阙载于常典者,岂不以所立冥奥,其路幽迥……举世罕能登陟,王者莫由堙祀。”这段话,明确解释了天台山为什么没有列名五岳、得到中原王朝重视的原因。

作为南方名山,天台山的开发时期比较晚,只是在中原爆发战乱之后,汉族正统中央政府南迁江左,主流文化人士不得不离开故土,参与到开发南方新世界的行列之中。随着西晋八王之乱,我国进入更为酷烈且漫长的五胡乱华时期。永嘉之乱,中原沦陷,衣冠南渡之后,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登基,重建朝廷,史称东晋。这给天台山的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每一座名山的形成都需要有名人的加持,对天台山情有独钟的名人在历史上为数不少,天台山早期最重要的名人应该是亲自游览天台山并精心撰写《游天台山赋》的东晋名士孙绰。

孙绰游天台山,首先见到的是赤城山和桐柏瀑布,“赤城霞起而建标,瀑布飞流以界道。”这是进入天台山始丰溪盆地之后最为鲜明的标志性景观,可惜当时赤城山上的梁妃塔还没有建成,否则赤城霞起而建标的景象将更为绚丽。孙绰攀登天台山的路径也是很明确的,他是沿着天台山东部的楢溪而上。“济楢溪而直进,落五界而迅征。”登上天台山之后,孙绰游览了最著名的核心景观石梁飞瀑。“跨穹窿之悬磴,临万丈之绝冥。践莓苔之滑石,搏壁立之翠屏。”从石梁下来之后,孙绰观赏了桐柏灵溪,游览了琼台双阙。“过灵溪而一濯,疏烦想于心胸。”“双阙云竦以夹路,琼台中天而悬居。”早在孙绰的时代,天台山已经初现宗教名山佛宗道源的气象。道教的天台山神王乔和佛教的罗汉道场已经进入世人眼帘。“王乔控鹤以冲天,应真飞锡以蹑虚。”最后,孙绰表达了自己极研精微的宇宙哲思和抛弃世俗、隐逸山林的心灵寄托,与赋序首尾呼应。“悟遗有之不尽,觉涉无之有间。泯色空以合迹,忽即有而得玄。释二名之同出,消一无于三幡……”

孙绰信奉佛教,与名僧竺道潜、支遁交往。博学善属文,与谢安、王羲之等皆为一时名流,共同参与晋穆 帝永和九年之兰亭修禊,被推举撰《兰亭集诗跋》。明人辑有《孙廷尉集》。

诗天台

◇许军

## 天 台

随便捡一块石头埋进土里
它就会发芽

随便捡一块石头浇上水
它就会开花

随便捡一块石头安上一对翅膀
它就会飞上天去

随便捡一块石头喊上一声乳名
它就是儿时的伙伴

随便捡一块石头带在身边走南闯北
它就成为我夜夜梦见的故乡

## 蛙声与蝉鸣交织的夏天

初夏。
这支乡村乐队围绕着一座座村庄,甚至直接
深入人们的梦里
巡回进行联袂演出

从低声部的呱呱呱
到高声部的知了知了

不知疲倦地举办着一场场
充满乡土气息的音乐会。
演唱手法始终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。

我承认
有许多个夜晚,我都曾经为此深深沉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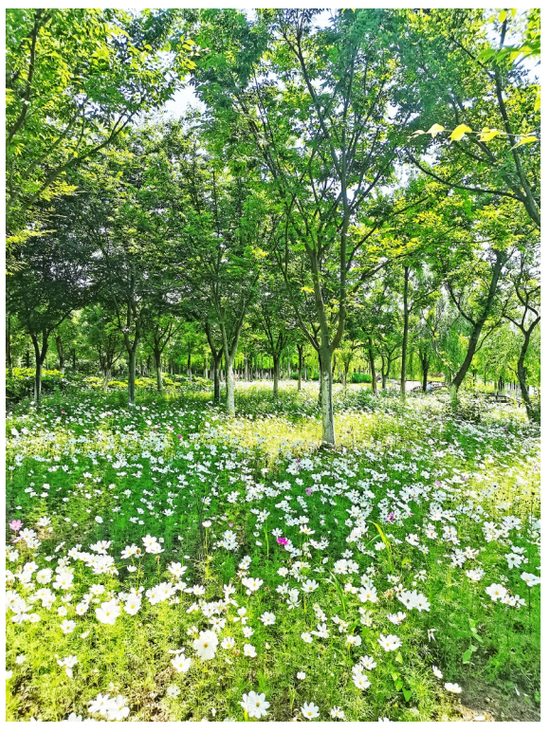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事至今令我耿耿于怀:
到了秋天,它们就会不声不响就地解散

## 飘满桂香的小院

整座庭院黄金遍地
我突然哑口无言,像一个
在一夜之间忽然暴富的人

我小心翼翼地捕捉着薄薄的香气
企图可以换来
短短一寸宝贵的光阴

我明知一转身就会千金散尽
但我仍爱
这个秋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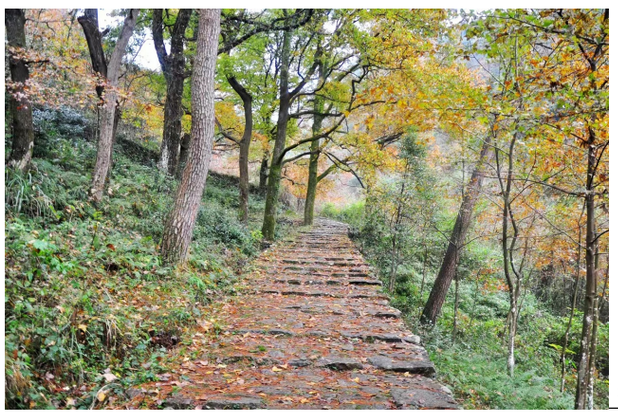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翥 摄

下午茶

◇范伟锋

# 雨意南屏



飞雪连天 摄

进入六月,雨下个不停,人都要发霉了。没想到,南屏的朋友还记得早先的约定,一个劲来电催促。我心有所动,竟在细雨霏霏里成行南屏。

待到南屏,只见远山雾色苍茫,半山腰下绿意盎然。水田里的老牛在拖犁前行,老农正戴笠披蓑插秧。村庄里的炊烟也融进了烟雨迷离中,灵动的是文化长廊上那整片风铃,见我们来了,就叮铃叮铃……不停地响彻在这静谧的山水画里。

南屏以梯田、古道、红枫著称。今日亲眼目睹,感叹不虚此行。登高看梯田方能察其美。那层层叠叠的梯田在脚下,似山的褶皱,又似水的涟漪。山脊凸出,梯田外沿如玉带圈圈缠绕。清风袭来,水波荡漾,很有风情。而俯瞰岙底,梯田如纹理,看似无序,实则井然。在感叹先人垦荒不易的同时,老友绘声绘色,讲述春来时万壑千沟上满是油菜花的美景。我去过婺源,那遍地的油菜花,至今印刻在我心里。我对老友说,油菜花当然很美,但是秋天遍地金灿灿的稻谷,让老农眉开眼笑,那丰收的稻花香更美。

这些年,南屏乡声名鹊起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黄古道。尽管未到赏枫季节,但去古道看看风景也未尝不可。毕竟,于我而言,更在乎的是沿途观风景的心情。

雨中,行走在山道上,踩在先人磨得油光铮亮的山路上,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。以前,南黄古道是通向四方的必经之路。路边的茶水廊静静伫立,虽经翻修,还有几分隐约的斑驳,仿佛在诉说着旧时的繁华。眼前的几棵古枫,枝繁叶茂,苍翠碧绿,蓄势养能,仿佛等待着深秋的怒放。我倚在枫树下,一阵风吹来,树叶上的雨滴偶尔落在脸上,凉意自来,那块“植枫留荫”石刻愈发清晰,王维的“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”不禁脱口而出。

当我专注爬山,却忽略了是否还有人在夏雨中来赏枫。到山顶回首,才发现整条古道就我一个人。我不免有些怅然。

生活中,往往只看到盛时的大红大紫。殊不知,要熬过多少的清苦寂寞,才有最后的登顶。正如季节,也正如这枫树,要经历多久,才有众人为之喝彩的一刻,之后又是长久蛰伏。假以平常心对待这大起大落,生命定会从容很多。

我在前杨村的弄堂里溜达许久,才见到了四知堂。对于“四知先生”杨震,我在史书上早已熟稔。“四知却金”故事,流芳百世。杨震的后人、如今前杨村杨姓子孙,默默坚守着清白传家的古训,并集资为之塑像造堂,用来纪念这位不朽的祖先。现在不少游客来此参拜四知堂。

南屏,俗称南山。百姓大多务农,生活清苦。但无不以杨震为荣,坚守节操,铁骨铮铮,颇有杨震遗风。

四知堂形似古时县衙,堂外墙壁上绘有“四知却金”事迹。堂内杨震塑像正襟危坐,一脸正气,似在警示着世人要廉以修身,勤以养家。又如那慈悲的神明在庇护着这里的山水和乡民。

想到这些,我对着杨震的塑像鞠上一躬。

临近黄昏,雨意渐歇。回望烟雨朦胧的南屏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杭州有一景:南屏晚钟。据说南屏乡古有翠屏寺,香火旺盛,寺里钟声曾在暮色中回荡。我无意串联两者,只觉得诗情画意在世间是相通的。

现在穿过南屏隧道返回城里,仅需十几分钟。但就这十几分钟,南屏人竟走了许多年。曾几何时,南屏人外出要肩挑手提,饱受舟车颠簸之苦。这大山隔的何止是距离,更阻隔的是信息、信心。

新南屏公路的建成,极大地方便了南屏乡百姓的日常出行。看着公路从城关直接穿山而过,直达南屏。用一句“天堑变通途”来形容真是一点不过分。通车那天,南屏人民热泪盈眶,敲锣打鼓,庆祝这个历史时刻。

南屏的变化不止于此,南屏人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他们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,将淹埋了好些年的南黄古道等旅游资源重新开发利用,吆喝来了全国各地游客。后来,又陆续办起农家乐、民宿,还建起停车场、游步道,重新整修了民国建筑。南屏乡陆续获得了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、中国最具文化创意旅游乡村、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。

那天,我看到一些老太太坐在路边摆摊,番薯、生姜、吊瓜等原生态食品成了抢手货。几位在田间劳作的阿公阿婆还成了摄影师的专用模特。就这样,群众守着家就富了,屏障叠起的南山成了平坦的金洼地,陶渊明笔下的“悠然见南山”仿佛现于此地。

不经意一抬头,几只麻雀正掠过南屏上空。耳旁忽地响起那首《麻雀》,歌里这样唱:麻雀也有明天。我想,用于今天的南屏不正合适?

再回眸,山村已是万家灯火,那“一品香”饭馆里麻糍团和红烧肉的香气正飘散开来,我的心儿好似又被牵了过去。

雨停了,南屏洗尽浮华,沉浸在夜色中。

《天台报》广告部 平合成就美好未来

广告热线
15257652013
(652013)

遗失声明

张均银遗失坐落在天台县丽泽乡官塘村,证号为:天台集用(1995)字第13225号《土地使用证》,现声明作废。

声明人:张均银
2022年6月28日